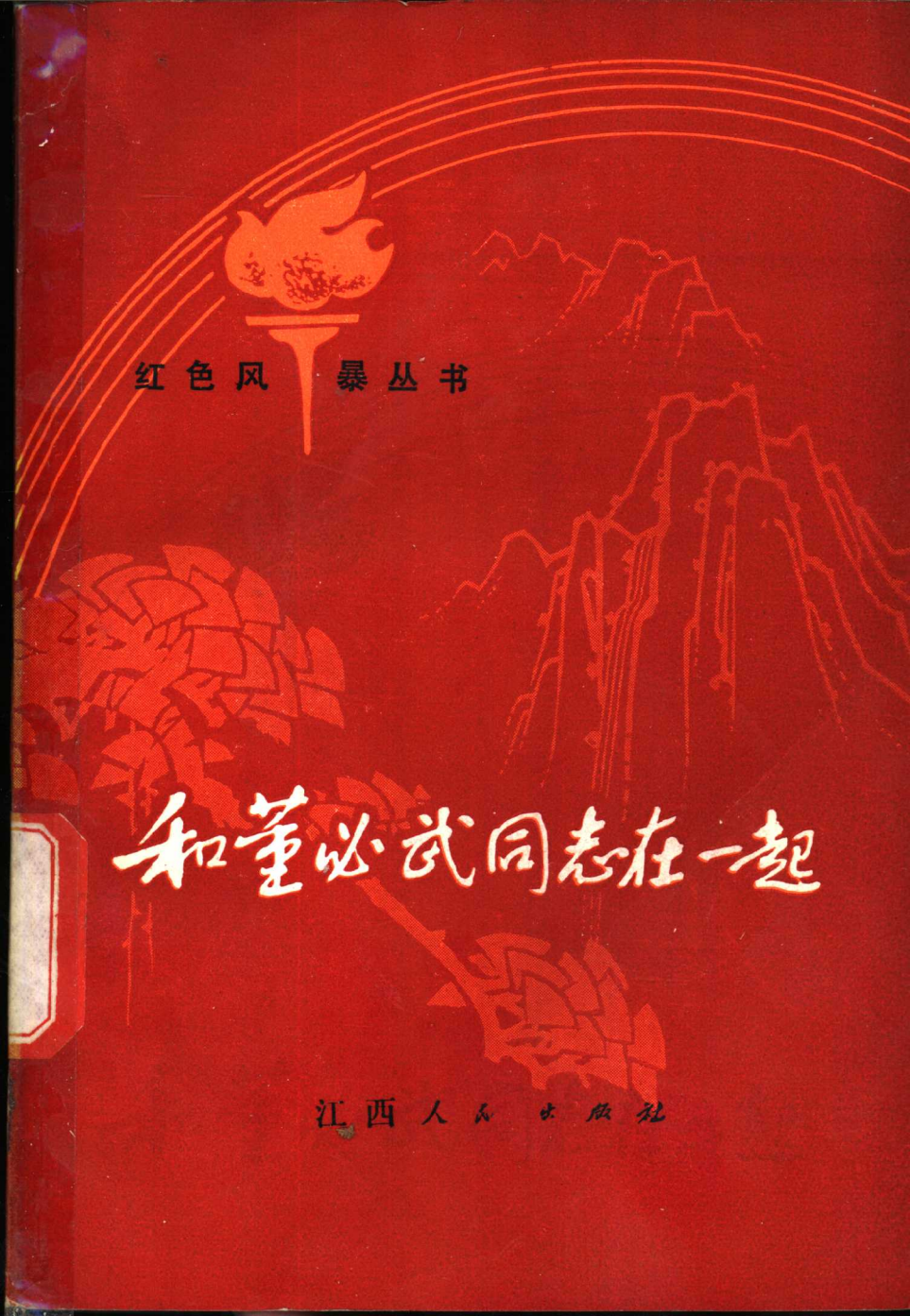




红色风 暴丛书

和董必武同志在一起

江西人民出版社

井冈山的武装割据(上、下)

资料综合整理

全书共四十五万字。它叙述了一九二七年九月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到一九二九年元月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期间所发生之重要事件的始末。

即 出

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

回忆录

全书四十余万字。分上下二编。上编汇集了公开发表过的回忆录；下编二十五万字全系首次发表。

即 出

关山阵阵苍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上、中、下)

资料综合整理

全书共六十一万字，概述了上自一九二九年、下至一九三四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3.08元

红九军团在长征中

回忆录

0.40元

罗炳辉的故事

0.43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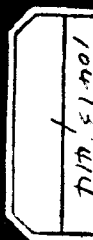
方志敏

画 册

真实的文物照片，配以简要的说明文字，概述了方志敏烈士的战斗一生。

0.58元

请向各地新华书店或江西人民出版社邮购组购买以上图书。



红色风暴丛书

和董必武同志在一起

肖 华 胡三品 等口述

江西省赣州专署文联 整 理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和董必武同志在一起

肖 华 胡三品 等口述

江西省赣州专署文联 整理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工农兵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2 字数 7 万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7110·206 定价：0.17元

本书由李崇林、郭德才、廖正本、黄健民、邓月裕、
赵德章、朱子椿、刘增福、黄白、李扬发、王学伟、郭晨
等同志采访并执笔整理。

目 录

陈毅同志和江西省总工会	肖正清 (1)
彭德怀同志在于都	李晓锋 (10)
向毛泽东同志汇报	肖 华 (15)
朱德同志与临时兵站	孔献芹 (19)
护送周恩来同志去中央苏区	邹日祥 (25)
和董必武同志在一起	胡三品 (30)
周恩来同志在长征中的二、三事	顾玉平 (38)
三年游击战中的陈毅同志	康 林 (43)
陈毅同志出山到兴国	钟效钧 (49)

陈毅同志和江西省总工会

肖 正 清

一九二七年春天，胡灿、肖以佐、肖儒等（1）从兴国前往南昌，向北伐军总政治部汇报工作，我也随行。我们坐船来到吉安，在赣江的一只客船上，遇见一位眉清目秀的青年人。胡灿同志便走去和他谈话。后来，我向胡灿同志打听这人是谁，他说是他们在黄埔军校时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并说周恩来同志是从广州而来，经赣州、吉安要去南昌。

到南昌后，我和朱宝清、陈赤峰等候消息，准备去武汉报考中央军政分校。等了一个来月，忽然传来军政分校停止招生的消息。正当我们焦急万分的时候，北伐军总特派员陈奇涵同志来找我们，要我们留在南昌工作。我们答应了。当时，北伐军总政治部正在筹办一个报纸，名叫《贯彻日报》。陈奇涵同志是该报的经理。于是，我们就跟他住进《贯彻日报》社。不久，他介绍我们结识了一位身穿俄服、结着领带的青年人。这位年轻人名叫袁玉冰，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住在一个偏僻的胡同里。自从同他认识后，我们便经常到他那里看书，同他聊天。后来，他又介绍我们阅读《资本论》、《唯物史观》、《共产党第三国际宣言》等马

（1）当时他们都在北伐军中从事政治工作。

列著作，还经常和我们一起分析革命形势，探讨革命理论。一天，他对我们说，看来，革命形势要变化，国共合作有可能分裂。我们要迅速壮大共产党的组织。不久，他介绍我和朱宝清、陈赤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勉励我们要一心为党工作，准备迎接革命风暴。

没几天工夫，我被正式分配在《贯彻日报》工作。

这时，独夫民贼蒋介石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清党”运动，三月六日晚，在赣州杀害了赣州市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同志，又派特务在九江包围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杀害了刨烟工会的负责人曹同志。接着，这场反革命的大屠杀就一直杀向吉安、南昌、九江、上海，……

霎时，血雨腥风笼罩全国。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同志在南昌朱德同志的寓所里，挥笔写了《且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义正词严地揭露蒋介石密谋策划屠杀陈赞贤委员长的滔天罪行。我们在《贯彻日报》发刊的第三天，即三月三十一日，刊登了这篇文章。嗣后，又印成小册子，以省总工会的名义，在社会上各阶层人士中广为散发。以段锡川、程天放为代表的国民党省党部反动分子竟强行封闭《贯彻日报》。

《贯彻日报》被封闭后，我奉调到江西省总工会工作。一去就听说，省总工会新来了一位委员长，名叫陈毅。当时，我有个叫邱侔的朋友在省农协工作，他和陈毅同志是同学。他告诉我说，还在上海工专读书时，有一个星期天，陈毅同志有意邀集十多个同学，昂首阔步闯入外国人的租界。一伙洋人和官僚买办王太绶看见了，就从一家洋货店里跑出来，怒气冲冲地质问：“你们是什么人？竟敢胆大妄为，闯入租界？”

“我们是中国人，走在自己的土地上！”陈毅同志理直气壮地回答，接着又大声反问，“你们又是什么人？”

王太绶冷笑不语。

“王太绶，你这个外国洋奴，有什么了不起？！一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陈毅同志横眉怒斥。

一伙洋人和洋奴蜂拥而上，要揪住陈毅同志打。与陈毅同志同行的十多个同学就将王太绶推倒在地，掩护陈毅同志跑走了。……

我听了以后，打心眼里钦佩陈毅同志。我到省总工会不久，袁玉冰同志又来找我，说组织上决定我给陈毅同志当秘书。我听了高兴得跳起来。

省总工会设在百花洲大资本家包竹封的一个三层洋楼里。陈毅同志的办公室位于三楼的一间房子里。这天，我一踏进门槛，就看见一位身穿西服、结着领带的青年，正坐在摆在中间的一张黑漆推光红木桌前阅读文件。领我进去的总工会秘书长罗醒同志轻轻地喊了一声：“陈委员长。”

陈毅同志抬起头来，笑容满面地和我们打招呼。

“新来了一个秘书，叫肖正清。原在《贯彻日报》社工作。”罗秘书长说。

“好，欢迎！”陈毅同志一边说，一边忙着招呼我们喝茶。

望着他，我恭敬地说：“请委员长指示工作。”

陈毅同志谦和地笑着说：“工作要靠你们，靠发动群众。”

我说，我新来总工会，情况不熟悉。

陈毅同志说：“这里的工作人员工人出身的多，没有什么文化。秘书的责任，就是要及时处理上下来文和来信、来访。”

我点点头。

陈毅同志又严肃地告诉我：要提高警惕，准备斗争。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共产党人的活动日益频繁⁽¹⁾，因此党的活动经费日益增大。省总工会的人员编制与省政府的厅局差不多，单是工资一项，开支就不小⁽²⁾。

一天，陈毅同志在屋顶的花圃楼上，召集总工会的全体干部开会。他对大家说：“现在党的活动经费有困难，请大家来开个会，商量商量这个问题。”

在讨论中，有的同志倡议搞捐献运动，有的主张开展增产节约。……

陈毅同志听完这些意见，凝神沉思片刻说：“我们多数都是共产党员，为了革命，谁也不会计较个人得失。我看还是降低公薪，来个官兵一致，好不好？”

“降多少？”有人问。

“我愿由月薪一百六十元降为二十八元。”陈毅同志笑笑说，“不知大家的意见如何？”

那时，省总工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省政府厅局一级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差不多，委员长月薪是一百六十元、秘书长一百二十元、秘书八十元。有的同志马上说：“委员长的工作多，同社会接触面广，开支大，工薪不能过低。”

“不要紧，共产党的干部，就要和群众同甘共苦。”陈毅同志再三解释说。

又经过一番热烈讨论，终于通过了陈毅同志的提

(1) 陈毅同志经常来往于南昌、武汉等地。

(2) 省总工会等共产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不能向国民党，省政府领取。

议：省总工会的全体干部，实行减薪。自委员长到炊事员，每人月薪都减为二十八元。这样一来，在短短几个月中，我们就为党筹集了一万多元革命活动经费。

在斗争艰苦、经费来源十分困难的日子里，陈毅同志和工人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一天，秘书处一个司书接到上饶家里拍来的电报，说他母亲死了，无钱治丧。陈毅同志知道后，便找到那个司书，问明情况，立即送给治丧费二十元。司书知道陈毅同志每月只有二十八元，如果收下这钱，他怎么生活呢？硬是不肯收。陈毅同志说，我有八元做伙食费，节省一点过得去。司书还是不肯收。后来，陈毅同志查了他老家的地址，便将这二十元从邮局汇寄到司书家里。

有一天夜里，我和陈毅同志从南昌市总工会开会回来。归途中，路经状元桥，听见从一座矮土屋里传出哭声。陈毅同志对我说：“你听，有人在哭？”

我们停住步听了一会，哭声十分悲伤，他就叫我去去看看。我们走进那座泥巴竹片糊成的小屋里，见一个十分消瘦的小女孩病倒在床上，她父亲垂头丧气地坐在一边，她母亲垢面乱发伏在床沿上痛哭。这时，住在隔壁的一个工人纠察队员认识陈毅同志，便跑进来告诉陈毅同志说，这家人十分贫苦，孩子有病无钱医治。陈毅同志立即掏出三十元法币给女孩的父母，并且安慰说：“不要急，快给孩子医治。”

女孩子的父亲接过法币，连连打躬作揖，感恩不已，问：“先生贵姓？住在哪里？几时还你？”

陈毅同志亲切地抚慰说：“这些都不用问了。这钱，是共产党给你的，不要还。”

女孩的父母捧着法币，再三感谢。陈毅同志摆摆手说：“不用谢了，快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只要你记住‘共产党’三个字就行了。”

又有一天傍晚，我正在楼上办公，突然听得楼下人声喧哗。我匆忙走下楼看，原来是兴国县总工会委员长谢云龙同志带领十多个工人，来到了省总工会。我忙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他气愤愤说：“兴国的反动派资本家刘家达压迫工人，我们工人提出了抗议。不几天，刘家达就勾结土匪武装，捣毁了兴国县总工会，打伤了许多工人群众。”他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包血衣，“今天我们兴国工人请愿团，来省总工会请愿，要求惩办反动资本家刘家达。”

我把他们带到省总工会的客厅里，安排了他们住宿，然后去向陈毅同志报告。

第二天上午，陈毅同志在省总工会的屋顶花楼上，接见以谢云龙为团长的请愿团。谢云龙同志汇报了兴国的革命斗争形势、总工会被捣毁的经过。陈毅同志听完汇报，给大家分析了革命斗争形势，指出：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屠杀工农愈来愈猖狂。敌人拿刀，我们也要拿起刀。这就叫针锋相对。他还说，要认识这场斗争，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晚上，省总工会设宴慰劳兴国请愿团的工人。陈毅同志亲自作陪，并在筵席上讲了话。散席时，陈毅同志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搞革命既要谨慎，也要乐观。你们都是兴国同志，兴国山歌很有名，唱几个好不好？”他喊着我的名字说，“正清同志，你先带头唱一个。”

我本来不会唱山歌，经陈毅同志这么一说，只好唱起来：

哎呀嘞——
雪上加霜苦难当，
可恨右派国民党。
如今世界不比先，
联合起来力量强。

陈毅同志连声赞扬：“很好！很好！兴国来的同志唱一个好不好？”

谢云龙同志见陈毅同志爱听山歌，也站起来唱道：

哎呀嘞——
敢捣庙宇唔怕神，
革命唔怕进牢门。
反动头子算个屁，
怕死唔来闹革命！

.....

陈毅同志指出：兴国山歌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形式，应该编一集兴国山歌，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滔天罪行。

四月二日下午，在省委书记袁玉冰同志、省总工会委员长陈毅同志和军官教育团朱德同志的领导下，组织了两百多个群众团体的三万余人，包围住段锡朋、程天放等人操纵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百花洲上、西湖岸边，人山人海，高声呼喊着重打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口号。段锡朋慌忙潜逃，程天放、罗时实、曾华英和王冠英被我们工人群众揪了出来，押往省总工会。

第二天，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学生联合会、南昌市

总工会等革命群众团体和革命群众代表，组成临时裁判委员会，由省总工会委员长陈毅同志担任裁判长、省农协的方志敏同志担任裁判委员，在百花洲的“沈公祠”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审判大会。大会开始后，把头戴纸帽、身背罪状、手缚麻绳的程天放、曾华英等三十余人押上了审判台。审判结束，几万革命群众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学生代表、共产党员李家宗同志带领下，押着程天放等人游街示众。

会后，由裁判委员会组成调查团，前往赣州调查“三·六”惨案的经过。调查团负责人鄢日新同志从赣州回来后，向裁判委员会报告说，杀害陈赞贤同志的主犯是“孙文学会”的倪弼和赣州市商会会长刘甲第，他们都已潜逃。陈毅同志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当即以省总工会的名义电令蒋介石交出杀人凶手，将刘甲第和倪弼逮捕归案，并且下令封闭和没收刘甲第的财产。

接着，改组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清除了国民党的右派分子。当然也还有一些左右逢源的人物混在其中，但左派力量还是占了绝对优势。勾结国民党右派的一些县长亦被撤换，由省总工会提名委派一批左派爱国人士赴各地充当。各地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夜晚，陈毅同志在省总工会会议室，秘密召开了南昌市革命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屋里坐得满满的。我走进会场时，陈毅同志正在义愤填膺地讲话。他明确地提出要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打倒蒋介石，推翻南京政府。会议结束时，他密令省、市总工会的工人，连夜书写标语，张贴出去，反击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逆流。

第二天，南昌市的街头巷尾、店房墙壁上，都贴满了革命标语，形成声势浩大的反对蒋介石的工农群众运动。

马日事变后，蒋介石南京政府与武汉的汪精卫达成了联合反共协议，实行蒋、汪合流，控制了国民党的所有军政机关，组织了清党军，血腥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在此情况下，省总工会的工作人员被迫进行疏散。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陈毅委员长，踏出省总工会的大门，奔向农村，坚持斗争。

彭德怀同志在于都

李 晓 峰

“我是爱吃辣椒的”

一九二九年二月，彭德怀同志率领红五军，从井冈山出发，辗转战斗，经兴国来到于都北乡，住在桥头圩边的章屋村。

桥头是中共于北区委所在地。一九二八年春，于都农民暴动攻打县城失败后，我带领家眷从县城来到这里，任区委委员。

一天，我们于北区委的几个负责同志商议，要向彭军长汇报请示一下工作。有的同志说，红五军有不少同志是跟随彭德怀同志平江起义过来的湖南人，他们一定爱吃辣椒，我们送点干辣椒去，表示一点心意。

第二天，我和钟声楼、朱学玖（他们也是中共于北区委委员，还兼赣南特委红十五纵队游击队的队长、政委）都从家里拿了一些干辣椒来，和区委负责人李俊等走到彭德怀同志的住处。彭德怀同志见我们来了，便站起来，招呼我们坐在他的木板床上和那张吃饭兼办公用的方桌旁，认真地听完我们的汇报，在房里走了几步，又回到原位坐下，一边沉思一边说：“我们要好好总结一下，为什么去年过了年时，里仁、

步前的农民暴动一举成功，而几万暴动农民却几次攻不下于都城，还牺牲了不少农民兄弟？这里有个方法、策略问题。驻在于都城的反动派军队究竟有多少，你们掌握了没有？暴动的组织工作做得好不好？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决定胜败的问题。”接着，彭德怀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书上讲，吃一堑长一智，你们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忙于打。心急是喝不得热粥的。要打，就要有一定的胜利把握。打了胜仗，才能灭敌人之气，长群众之志。”

李俊同志提出要求说：“去年攻城失败后，我们县委主要力量转到了北区，对开展全县的工作很不便。同志们都要求打回于都城去，给刘士毅这条老狗一点眼色看。刘士毅的第七师主力，在遂川和瑞金几乎被红军打光了，现在在于都县城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如今红五军来了，有三、四百主力部队，加上北区、南乡的一部份游击队，我们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敌人的力量。请首长给我们指示吧。”

彭德怀同志说：“胜败是常有的事，不能性急。我是湖南人，为什么要到江西来？开‘八·七’会议时，有人劝毛泽东同志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去工作，但他偏要上井冈山。你们在于都城里一时站不住脚，来到乡下，来到山上，有什么不好？”他看了看桌面上的干辣椒，又风趣地说，“我是爱吃辣椒的人，我也爱打反动派。但是，辣椒不能一次吃得太多，否则要闹肚子痛，反动派不是一次都消灭得掉啊。”

听了彭德怀同志寓意深长的话，我们于北区委和桥头游击队先后开了几次会议，总结了几次战斗的经验和教训。并且派出几批交通员，加强和县委的联系，使桥头红色区域有了扩大和发展。